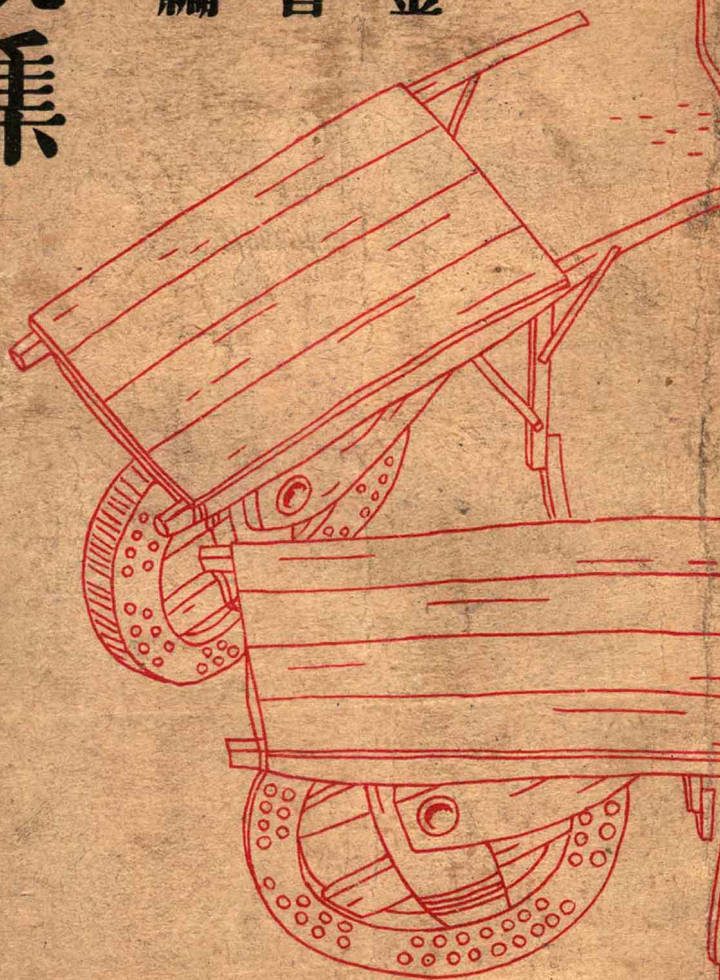


滿洲作家小說集

金 音 編



滿洲作家小說集

編 音 金



五星書社刊

滿洲作家小說集

定價 三・五〇

編者略歷

金音本名馬家驥、現年二十九歲、國立高等師範第一期卒業、曾任齊々哈爾女國高教諭、現文藝家協會之員、作品有詩集「塞外夢」小說集「教羣」

出協承認、—133



康德十一年三月二十日

第一刷三〇〇〇部發行

印刷 康德十一年三月十五日

發行 康德十一年三月二十日

新京市南關大街六二四

編者 金 音

新京市南關大街六二四

發行者 梁 雅 敏

新京市中央通四四

印刷者 和 木 本 久

新京市中央通四四

印刷所 滿洲新聞社印刷所

新京市南關大街六二四

發行所 五 星 書 林

振替新京五一〇八

新京市五馬路一〇七

批發處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

目次

勵行建……敗潰一族……	一
但娣……傳屍病患者……	四三
小松……蜂……	六一
石軍……脫軌列車……	九二
秋螢……蠕……動……	一五七
未名……小人物之愛……	一八九
爵青……誕生以前……	二二〇
疑遲……江……城……	二五二
劉漢……血……淚……鈔……	二六二
吳瑛……奔……	二九九

目次

田兵：鶉的故事·····	三三二
田瑯：飢餓的生客·····	三三六
金音：牧場上的血緣·····	三五〇

（以輯稿前後爲順序）

敗潰一族

勵行建

壹

自從孫殿臣底小老婆進門，家里便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了。

小老婆底年紀很輕，長得並不漂亮，滿臉像是蒼蠅糞似的黑斑，一個挨着一個，那些長在鼻頭上的，竟三個兩個重連在一起。那兩隻一說話就迷縫到一塊的眼睛，常常把白眼珠衝着人不住的斜瞟，一張扁龐龐的大嘴，笑起來快要把她自己底黑臉膛都給吞沒了。

但是孫殿臣竟愛上了她。他覺得她究竟比滿臉皺紋豁子嘴的老黃婆要稱意得多，因為她很年青，她有一種使人陶醉的魔力與狐媚；而且她能够甘心匹配像他這樣四十歲出頭已經是精力將要衰退的人，縱然父親

過於吝嗇，弟弟妹妹們都十二分的不滿，老婆成天家哭哭唧唧，也當不了事；到底他打破了這所有的障礙而把小老婆娶進來了。

還不到下班的鐘點，孫殿臣一眼覷見村長已經離開了座位，便也悄悄地站起來踱出了村公所。七月炎熱的陽光照着他右半邊臉，他底臉稍微發紅，眼睛也見得睜不開；他覺得心里熱烈得很，這種熱似乎是二十多年從來所沒有的。

指望一回到家就鑽進自己底屋裏去，一條腿剛跨進門坎，妹妹在身後却把他喚住了。

「大哥，你來一會兒。」

他回過頭，妹妹那幾天來晒得黧黑的臉上在閃閃地發着光亮，兩隻秀麗的圓大的眼睛，彷彿含着一種憤怨和輕蔑，在轉動中，却又表現一種哀痛和希望地緊緊盯在他底臉上。

「幹什麼？」

「我有點事，要跟你商量商量。」

妹妹懇切地說，她底眼光立刻也變了一種懇切的表情。這表情，使孫殿臣底懷疑馬上也消滅了。他轉過身來，對妹妹關心地問：

「你有什麼事要跟我商量呢？」

她用極低微的嗓音說了一句：「你來」，就轉身走出上房去。

孫殿臣怔怔地望了望妹妹那似乎是聳動的肩膀，心里不禁又抹上了一層懷疑。默默地跟在她底身後，他想像不出妹妹究竟有什麼事要和他商量；而且不在上房偏要到下屋里去說。他覺得心里很煩躁。

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，她已經發達得快要成爲一個大人了。她底骨骼和筋肉都很結實，圓胖胖的臉上，有鑲得合適的烏亮的眸子，濃黑的睫毛，聳高的鼻梁，紅潤的嘴唇和兩頰。而雖然從回到家這幾天被烈日晒黑了皮膚，她底面龐却越發地顯示了一種健康的顏色。她對於自己底強壯，覺得很值得驕傲。

走進伙房，她靠在那黑黢的門板上。

孫殿臣在門口就站住了，轉過身來，小老婆那張帶着誘惑的臉，正貼在窗口，對他微微地笑着。

「有什麼事，你說吧，可是你今天怎麼磨去幹活？」

「爹不讓我去啦！」

她底臉色突然變得陰鬱起來，這聲音好像有一點發抖。她垂下頭，把兩隻手摸弄着垂在前胸上的短髮辮，失望似的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說我們這個人家，犯不上讓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給人家擡地，那多醜。——」

敗潰一族

「其實爹底話也對。」

妹妹慢慢地仰起臉來對他瞥了一個輕蔑地哀怨的眼光，接着很快地就把玩弄着的那兩條髮辮拋到身後去，張開嘴，她眼睛突然開始濕潤起來了，她用力咬了咬嘴唇。

「也許對吧！但是我要繼續念書呵，家里既然不給我錢，再不許可我自己掙幾個，我這書可怎麼念呢！？」

孫殿臣對那映在窗上的面影投了一個輕飄的眼光，又仰起臉來望了望那碧藍色的天空，漠然地說：

「一個姑娘，念那麼些書有什麼用。」

她心里苦痛得很，眼淚瞋在眼角上。大哥那漠不關心的臉色，使她有無限地憎恨。大哥會說出這樣的話來，也會使她有無限地悲傷。但是她不能和大哥絕裂，爲她自己，她還需要大哥底幫助，她不能不極力忍耐着。

「姑娘爲什麼念書就廢用呢？」

「因爲姑娘早晚是別人家的人。」

「不對！」

顯然地，她臉色突然漲得通紅，有些激昂了。她這麼大聲地反駁着：

「念書是爲了自己，難道姑娘嫁了人，念的書就白費嗎？大哥，你也是一個念書的人。——」

孫殿臣才望了她一眼，她那激昂的神色禁不住使他暗暗喫了一驚。他想到春天，他偷偷地跑到城里考上了學校回來的時候，父親堅持着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結果，妹妹便再三哭泣着懇求他底幫助，他實在禁不起她那熱烈地激憤地請求，才答應跟父親商量看，到底他把父親說動了。暑假回來，父親因爲花費太多，便又禁止她再去讀書；然而妹妹倒是一個肯努力上進的人，她甘願在烈日暴曬里，去給人家拔草，企圖能够積蓄下幾個錢，作爲下半年的學費，但是現在父親又限制了她的底話說得很對，家里既不給錢，又不允許她出去工作，她這書可怎麼能念呢？於是她又懇求他底幫助了。他知道父親那偏拗的嚴肅的性格，甚至他也許連插嘴的機會也不會有，他想用父親底話敷衍過去，他也想究竟女人念多了書也難能實際去應用的，但是妹妹已經不算是一個孩子，這些話不僅不足以使她屈服，反而使她更憤慨起來了。是的，他也是一個念過書的人，只少他應該對肯掙扎着念書的人要表示一點同情吧。——她底話使他深深地感動了，好像她還要說些什麼，他就截斷了她底話。

「對，婉真，你說的對。不過這是爹底意思，你知道，誰也不敢說他不對吧！」

「所以我才跟你說。」

「我恐怕也磨什麼力量呵！」

婉真底臉上閃了一道希望的光輝，瞬息又消逝了。她再把懇切地眼色凝視在大哥底臉上，突然她覺得大哥是一個十足的懦弱的人。

「你也許有的，爹或者還能聽你底話，大哥，你幫幫我吧，你給我說說吧。那管讓我自己去掙也好，我是非繼續念下去不可。」

頭上，有一塊白雲，輕輕地飄動着。

他對那片白雲仰望了一眼，把眼皮霎了幾下，把右手摸着頭頂。貼在窗口上的女人在那里輕輕地擺着手，接着又站起來，把頭探出窗外，對他擠起眼，努起嘴來了。他就也遞了一個眼色，努一努嘴。

「有工夫，讓我說一說試試。」

婉真知道這話也許是他無意中說出來的。靠近門前，她看見那張帶了誘惑的臉，那臉，使她不禁對她發生一種輕蔑的感情。

孫殿臣說過這句話，就預備走開了。妹妹突然靠近門口看見窗口上的臉而露出一種卑視的眼光，倒使他底臉色不大好意思起來。他就又站下來搭趣着說：

「跟你二哥，三哥，四哥也說一說，讓他們再跟爹說說，不更好嗎？」

「跟他們說，有什麼用呢？成天就知道要錢，喝酒，再不然……」

他閉住嘴。一想到二哥，三哥和四哥來，那幾條面影就深深地激盪起她內心底焦焚和痛恨，而使她不禁喟然嘆息起來。

貳

「她真都跟你說些什麼？」

孫殿臣一進門，小老婆就帶着猜忌地追問着。他抬起頭來，她仍舊站在窗口，扭着頭，她臉上是一種疑慮的表情。

「聽說什麼，不過是關於她念書的事情。」

「她想怎麼的，害想念嗎？」

她聲音里帶了一種諷嘲和不滿；而且對於站在炕邊上的大老婆，竟瞥了一個忌妬和輕蔑的眼光，才傲然地回過身來坐下。

「害想念，讓我跟爹給她說說。」

他坐在靠炕那條板凳上。對大老婆也只是含着一種厭惡的眼光漠然地望了一眼，他轉過臉來，臉上又掛了一層愛悅的光彩。

「害想念，念那個鳥玩藝有什麼用呵？一個臭丫頭蛋子。」

小老婆底臉突然往下一沉，撇了撇嘴。

「她說認可自己去下點力，只要爹能答應，無論怎麼的非接着念下去不可。——究竟念書也不能說就廢一點用。」

「有啥用呵？你說，有啥用呵！」

小老婆瞪起眼睛，把脖子連連向前伸了又伸，這麼狠狠地追問着。

平素間和婉真處和得像親姐妹一樣的大老婆，想到關於她念書的事情，心里就很爲她憐惜。二十多年來，置身在這樣一個突然勃興而又漸趨敗的家庭里面，她已經看够了過去那些所有的醜惡了，她知道這家庭的繁榮是不會永久存在的。而在這將要崩潰的家庭里，祇有婉貞這麼一個年青的孩子比較能够有一點出息；然而可惜她竟是一個女人。她想念書，父親却極端地反對，她考上了學校，託大哥代爲說情，似乎還是她從中竄掇着，大哥才放大了膽量，而把父親說動了。她暑假回來，不幸家里又多了這麼一個攪家不賢的東西，她不但不能給妹妹幫一點忙，反而在這里咒罵，破壞，她簡直是家里的一條壞事蟲，她這麼憎恨着；再一瞧見她那像是一個冤家似的嘴臉，心里就忍不住憤怒起來。男人被小老婆逼問得連一句話也沒有了，他底臉漲得通紅，故意把頭緊緊地低垂着；使她怎麼也不能再忍耐下去了，她就使勁往炕里偎了一

喂，張開那短得像豁牙子的嘴唇大聲地說：

「怎麼磨用呵？念書怎麼磨用呵！」

小老婆底眼皮往上一翻，隨口就摔了一口吐沫，挺直了腰板大聲地吵嚷起來。

「跟你說話啦嗎？答什麼腔，臭不要臉的，你眯一會！」

大老婆臉色變得鐵青，頭上的青筋一根根地跳動起來，嘴唇直顫，全身也發起抖來了。小老婆底話好像一根針，扎得她底心卜卜地跳動着，她覺得眼睛也有點發花，腦袋也漲得厲害。

「你——小養漢老婆，你又罵我，你反啦，你——」

小老婆底兩道眉毛直豎，猛然跪起來往上一竄，趁勢朝大老婆底左半邊臉就是一巴掌。

「你說誰小養漢老婆，今兒個我就打你個養漢老婆樣！」

「噯——噯——」

孫殿臣看兩個人又變了臉，心就又跳盪起來，知道小老婆往起一起要伸巴掌，趕忙拉着長聲想給攔住，却已經發出一個清脆的聲音來了，他才喫驚地站立起來。

「好，你……你敢打我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

大老婆底聲音發顫，呼吸也急喘起來，她一隻手按住自己底左半邊臉，一隻手茫然地向小老婆還擊了一

下；她想站起來，然而屁股還沒有抬起，小老婆已經俯壓在她底身上，幫幫地在她底脊梁上搥打起來了。

「秀玉！」

孫殿臣看秀玉底聲勢兇兇，心里才着起慌來，就一步竄在炕邊，用力扯住了小老婆底手，這麼大聲地喊了一句。

大老婆快要喘不上氣來了，脊梁上挨了幾拳，好像又犯了腰疼老病一樣，竟再直不起腰來。她底嘴唇不住地顫抖，連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覺得心里又酸又苦，二十多年來乾乾巴巴的眼睛，第一次又濕潤起來了。

秀玉像一個瘋婦，使勁甩開孫殿臣底手，接連又在大老婆底腰上腿上搥了一陣，一邊破口地大罵：

「滾！你別拉我呀！還願的，今兒個我他媽非打她個養漢老婆樣不可！」

「又是什麼事啊，這麼打打鬧鬧的。」

「唉呀，害反了天啦！敢打你姐姐，快給我放手，快給我放手！」

聲音從外屋一直響到里屋，老太太底身後，老爺子提着一根拐棍也走進來了。一個白禿頭頂的老人，在他那滿臉皺紋的面龐和炯炯發光的眼神里，正蘊藏着一種使人一見生畏的嚴肅和憤怒。

婉真把一張憤恨激昂而同情的臉貼在門角上。大嫂爲了替她辯護而遭受到這種侮辱，她覺得她實在對不起大嫂，也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。然而當着父親母親底面前，她却又不能不忍受下去，她底心是再痛苦再激動也沒有了，那跳躍得利害的心，彷彿快要跳出胸膛一樣。

「這是怎麼說的，這——」

孫殿臣底臉上掛了一層紫脹的顏色，偷偷瞟了父親一眼，垂下手來這麼低低地像是抱怨而含着一種畏懼和懦弱的心理說。

秀玉放開手，把眼光悻悻地投射在兩個老人底臉上，就一屁股坐下去，一動也不動。好像若無其事的樣子，把打人家打得生痛的手，不住地揉搓着。

大老婆趕快爬起來走下地，忍着痛勉強站直了身子，讓兩個老人坐下，一邊把手抹去了掛在眼角上的眼淚，就忙着給老太太裝煙。

「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「磨什麼事，閒說話，說擰啦。」

「說擰啦，也不能當小的動手就打呀！」

「我可打啦！打啦，也不能怨我。」

那皺紋的臉上突然牽扯得顫抖起來，眼睛瞪得圓圓的，黑紫色的嘴唇在那一叢灰白色的鬚鬚中像一個深洞似的張開了。幫地一下，他把拐杖用力在地上擊了一下。

「你他媽跟我頂嘴！」

孫殿臣恐怖地向秀玉遞了一個眼色，秀玉彷彿不曾看見一樣，反而大模大樣地盤起腿來，撇了撇嘴，比比畫畫地說：

「本來嗎，打她可不能怨我，是她自己找的。小貴他爹說婉貞認可自己下點力非接着念書去不可，我說一個姑娘家念那麼些個書有什麼用，她在一邊就接碴罵我，說我是小養漢老婆，我是養漢老婆，她抓住啦嗎，就血口噴人，我不打她怎麼的。」

大老婆拾起憤恨的詛咒的眼光望了她一眼，她覺得心里像有什麼堵着，竟半天透不出一口氣來。她底臉又泛上了一層灰白，嘴唇在顫抖，一會才慢吞吞地分辯了一聲。

「你說，是誰先罵的誰？」

「你不先罵我，我就罵你啦？」

「不是你先罵的我臭不要臉嗎？」

「得啦，得啦。」孫殿臣馬上攔住了兩個人底分辯；「誰也用不着說誰，反正事也完啦，只求往後和和